洪範政鑒

洪範政鑒序

昔者雒書既陳伯禹所以明天道箕疇載衍周武所以酌神猷蓋推本以辨機祥觀變施謹命令是爲大法式敘彝倫朕纘紹

慶靈述遵

謨訓每置圖而審正必稽古以求端間或佚嘉之來懼省不類眚異之見儆畏厥繇宸審餘閑汜覽史籍洪範之説緬然可尋而伏鄭所編靡聞全録歆向作傳散布羣篇後則京

夏諸儒衍繹證兆簡牘廣記顛末弗齊不有
彙分何從質信亦嘗取日官之奏合書林之
藏參諮通臣覆究彙例守歷者有拘牽之累
抱槧者有傅致之譏執術未通即事罕據比
令研覈洞見指歸遂采五均六沴前世察候
最稽應者次爲十二卷名曰洪範政鑒若語
非典要過涉怪誕則略而不載若占有差別
互存考驗則析而詳言咸摭遺聞詎容曲説
舊記皇極之類有日星孛祲且辰緯上列渾

蓋並施別為纂脩無取錯糅是雖新意亦有
遐矩噫君人者承天子民奄甸九域故必賾
象數之摯慎消復之宜逆知未萌前慮諸懸
庶乎嗣
祖宗之構克保洽平順陰陽之權用弭愆伏
則是書也為政之丕鑒有邦之善經故因題
辭兼以自厲龜鑑斯在淵簿載兢將永通都
之傳聊埤廣內之蘊云爾康定元年七月日序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上

水行上

經曰天錫禹洪範九疇一曰五行鄭康成曰行者言順天行氣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康成曰此諸陰陽所生之次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皆水火自然之性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鑄土爰稼穡王肅曰爰亦曰也言土可於其上稼穡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

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

又曰羞用五事一曰貌〔孔安國曰容儀〕二曰言〔孔安國曰詞章〕三曰視〔孔安國曰觀正〕四曰聽〔孔安國曰察是非〕五曰思〔孔安國曰心慮所行〕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乂〔顏師古曰乂治也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明作哲〔孔安國曰照了〕聰作謀〔應劭曰上聽則下謀故聰為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睿作聖〔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休證〔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恭則

時雨順之乂時暘若孔安國曰君行政治時則時暘順之晢時燠若孔安國曰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顏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證孔安國曰叙惡行之驗也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豫常燠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蒙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應劭曰人君敬霿鄙吝則風不順之霿音莫豆切顏師古曰凡言常者謂所行者失道寒暑風雨不時而常久爲災也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

胎言尚微顏師古曰夭音烏老切蟲豸之類謂之孽顏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無或在前或在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康成曰虛危為宗廟廢祭祀鄭康成曰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鄭康成曰日在星紀周以為正在元枵商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卯郊讖運卜三正以至失時

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鄭康成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其它變異皆屬沴

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康成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孔安國曰聽謂所謀必成當焉耻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康成曰君臣不謀則急矣京房曰誅罰絕理不云下顓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常寒鄭康成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極貧鄭康成曰藏氣失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鄭康成曰鼓聽之應時則有魚孽鄭康成曰魚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水也時則有豕禍鄭康成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痾鄭康成曰氣失之病聽時則

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安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恭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恭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退溢壞鄉邑
溺人民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聽之不
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
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盛冬日短
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寒則不生百
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君嚴猛而閉下臣戰
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寒氣動故有魚孽而以龜為孽龜能陸處非
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

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

水不潤下

京房曰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

德者重遏不用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己也張晏曰謂擇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菽草

董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魯桓公元年秋大水劉向曰桓公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

君顏師古曰宋大宰華父督弒殤公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顏師古曰謂郜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之應

十三年夏復大水劉歆曰桓易許田不祀周公顏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有周公別廟桓既篡逆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枋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曰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曰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

臣宋萬博戲矜而罵萬殺公之應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曰夫人哀姜失禮不婦陰氣盛也劉向曰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曰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曰時比伐邾取邑䏿師古曰九年秋取根牟邾婁邑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曰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

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顏師古曰貜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賊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曰成幼弱政在大夫一年再用師復城鄆以強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專會宋晉陰勝陽之應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曰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強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齊之應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之應

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

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謀不軌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秋大水頴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罷太上皇惠帝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為違古制石顯用事

之應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時有司奏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六所廢祭祀之罰也

光武建武八年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曰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吉性不相害故曰樂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

陰下相爲蠹賊有侵陵之象也
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塞之陳宣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
城門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
昔東郡金堤大决太守王遵亡身住立應時
自消人臣尚脩正弭災中興聖主水必不入
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遷河堤謁者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大水傷稼時竇太
后攝政兄弟皆貴顯作威虣之應

永元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時策問陰陽不和方正鬱林養奮曰天有陰陽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秋冬則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長吏不奉行時令逆天氣百姓困乏而不䘏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百姓虛竭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大水傷稼董仲舒

曰水者陰氣盛也時鄧太后專政之應
安帝永初元年十月河南新城山水出壞民
田水出深三丈時司空周章以鄧太后不立
皇太子勝謀欲廢置事覺被誅讖曰水者純
陰之精陰氣洋溢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
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
涌水爲災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時梁太后專政
方儲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潛地動土

涌春秋含華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

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溢漂害人物京房曰河者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三公之禍不能容也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時梁冀專政災異並湊張衡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君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脩德應之

延熹九年四月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曰河

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兆豈諸侯有規京都計邪明年桓帝晏駕靈帝自解犢亭侯入嗣

洪範政鑑卷第一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下

水行上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之應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戍亮不悟尋見廢

晉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夏時王敦執權不
恭之罰
元帝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
五十餘日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常雷電時雖
斬蘇峻餘黨猶據石頭至滅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荆州武陵四縣雨水漂屋室
殺人損秋稼時帝幼權在於下之應
梁武帝天監二年六月信安三縣大水案占

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時江州陳伯之益州劉季連舉兵爲叛師旅數興民愁臣逆之應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又大水十二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數興師拒魏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勞役連年民怨之應

和帝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占曰大水至國賊人將貴時蕭棟侯景僭簒

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二年十二月兗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并州汾水溢占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小人專制時和士開元文遥趙彦深專任之應

後主武平六年八月山東大水占曰小人踴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濤水出時羣小用事邪佞滿朝伶人封王之應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時獨孤

后干預政事遣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水者陰氣臣妾盛強之應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大水時帝用刑嚴急臣下小過親臨斬決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絕理之應
煬帝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餘郡帝嗣位已來未親郊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七月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帝引咎令羣臣直言得失岑文

本曰顧陛下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旣改從諫如流爲善不疑出令必信省田遊之娛減工役之費務静方内不求闢土行之不怠必轉禍爲福化咎爲祥况水之爲患陰陽常理哉省力役賜遭水家帛廢明德宫及飛山宫之絳闈院給河南洛陽遭水戸是年九月河溢壞陜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毁河陽中潬太宗幸白馬坂觀之

中宗神龍元年七月洛水漲壞廬舍二千餘

家詔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宋務先曰自夏已來水氣勃戾郡國罹災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嚴配多獲福助今郊廟遲留不得薦享暴水之災殆因此發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願陛下詳裁之

急常寒若

劉向曰急常寒若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燠煖而已故藉秦以為驗

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用呂不韋嫪毒宫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燠迫近之變始皇旣冠毒誅夷其宗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燠輒應此其效也

劉向曰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

京房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

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又曰夏雨雪臣爲亂

魯桓公八年十月雨雪（班固曰周十月今八月也）劉向曰時夫人有通齊之行桓有妒媢之心（莫報切）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曰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曰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又曰大雨雹董仲舒曰公脅於齊桓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曰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顏師古曰魯與吳俱姬姓也同姓不爲婚諱不稱吳而云孟子也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曰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叛發覺遷道死
景帝六年三月雨雪六月匈奴入上郡吏卒戰死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武帝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丞相嚴青翟皆有罪自殺
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緡錢有告者以半畀之政急刻之應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爲石顯所告棄市御史大夫鄭洪免爲庶人寃陷之應

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恭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宜避寢自責皇后毋得擅上令衆妾更進以時博施庶幾得賢明之嗣其後許后坐祝詛廢

昭帝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

許后自殺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冰厚尺餘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帝流遷失政養奮曰當温而寒刑罰慘也

吴孫權赤烏四年、大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時全琮四將攻略淮南襄陽戰死千餘人

晉武帝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明年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穆帝永和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張曜靈攻滅叛亂之應

孝武太元二年十二月大雪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時桓靈寶篡位以朝政失在舒緩反之以酷之應劉向曰周襄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霰雪而雷時帝蒙塵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時後齊神武作相爾朱文暢謀害神武事泄濫誅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元年歲大寒讖曰殺無罪其寒異時帝通於文宣李后生子不舉帝殺后子紹德倮后而撻寃酷之應

隕霜

京房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殺而誅茲謂虐其霜覆在草下

魯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顔師古曰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弱）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菽一曰菽草之難殺者言殺菽知草皆死

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董仲舒曰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曰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時季氏逐昭公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

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遣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而去自是

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時石顯用事專權之應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隕霜傷穀此誅罰不由君出之應

梁武帝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時大發卒拒魏於鍾離連兵數歲之應

陳文帝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時大興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師相拒於呂梁之應

洪範政鑒卷第一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二之上

水行下

雨雹

春秋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雹者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妾爲妻之應

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恐聞其過抑賢不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illegible]不

雨故爲雹也
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彊臣叛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寛大無誅罰則災除
論曰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此言陽專而陰脅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轉而爲雹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魯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曰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

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沈於寒泉則爲氷及雪之銷亦氷解而散此其驗也雹者陰脅陽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將至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昭公三年大雨雹時季氏專權脅君昭公不寤季氏卒逐公

漢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飛鳥皆死其十月大司馬霍禹謀逆誅遂廢霍后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死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時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刑罰深刻之應

安帝永初二年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之應

元初四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雞

子殺六畜京房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或如斗傷稼時帝信讒無辜死者多安帝以問孔季彥季彥曰此陰乘陽之證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德廣慮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時帝誅殺過差寵小人之應也

延熹七年五月京都雨雹時鄧后僭侈驕恣專幸卒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獻帝初平四年、右扶風雹如斗、殺人、袁山松曰、天下潰叛之應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四月、雨雹、時權聽讒廢太子、朱據㢮晃以迕意黜、陳正衆以忠諫誅、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

惠帝元康三年六月、湖城華陰雨雹深三尺、

時賈后凶婬專恣陰氣盛也

光熙元年閏八月霰雪此聽不聰之應是年

帝晏駕

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四月雨雹帝沈湎於酒

爲長夜之樂末年長星晝見舉酒祝之又張

貴人有寵年近三十帝戲曰汝年當廢矣貴

人怒向夕帝醉遂晏駕于清暑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雨雹時王恭湯仲堪稱

兵內侮之應

義熙元年四月雨雹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故也
後趙石勒時西河雹大如雞子飛鳥皆死禾
稼蕩然勒以問徐光光曰古皆有之然明主
未始不為變以懼天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
帝鄉之神也百姓奉之勤乃下詔樹祠堂給
户奉祀黄門郎韋謏曰春秋藏冰失道陰氣
發泄為雹自介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
陰陽乖錯所為介推賢者曷為暴害今雖為
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

川池之側氣泄爲雹遂遷冰室於凝寒之所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九月有雹如蒜子落十
年四月辛亥又雹
後魏孝文承明元年八月并州大雹平地尺
餘草木禾稼皆盡又定州大雹殺人大者方
圓二尺
宣武景明元年六月雍青州大雨雹殺麞鹿
四年七月汾州大雨雹經并相司兗至徐州
止廣千里所過草木無遺

永平三年五月南秦州大雨雹殺鳥獸禾稼

雷震

京房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則震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貰謫罰災則消

劉向曰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不時震雷者陽不閉藏也

魏收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陰用事、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亦百八十三日而後出地、是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猶君安國安、君害國害、不當雷而雷、皆失節也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郡國四雷時皇子隱之民閒、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嗣立卒夭、無嗣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陳留雷有石隕地四 劉昭

日九月雷
未爲異也

安帝延光四年十月郡國雷時鄧后攝政又阿母王聖閻后兄弟更秉威權帝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順帝永和四年四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時梁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之應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

栢楹同日三處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一烏時勞役大起之應
晉惠帝永康元年六月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后終誅滅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爲君失時之象也赤氣亦赤祥也

安帝義熙四年六月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時帝不親蒸嘗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為太子時所造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雷鳴庚戌又雷電

武帝永明十一年三月雷震景陵王子良東府齋棟折將治之子良曰天之愛我也勿治明年子良薨

後魏道武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道

武惡之、令左校以衝車攻殿兩序毀之、未幾晏駕

唐中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村震電入民家、又地震裂丈餘長十五里、測之無底、所裂處井厠相通、冢柩出置平地

德宗正元四年宣州暴雨震電有物墮地、豬首手足各二指、執一赤班蛇食之、逡巡雲合不見

無雲而雷、

魏收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民也

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曰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失陰陽之合是歲陳勝起天下畔秦遂亡又曰易震爲雷貌不恭也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東北方有聲如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未幾天下漸叛孫恩桓靈寶交陵京邑

梁武帝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明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此君不恤下兆人怨叛之象是歲交州李凱舉兵叛

又天監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朐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蘭欽舉兵叛

陳文帝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

年湘州華皎舉兵叛

後魏宣武延昌元年三月有聲起東北南引隱隱如雷

後齊文宣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此帝不恤下天下師旅之應

後周宣帝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冦邊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正月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反叛侵擾邊鎮

二十年無雲而雷占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兵甲後數歲帝晏駕漢王諒舉兵叛

唐則天時宗秦客以佞幸爲內史受命之日無雲而雷震未周歲而誅

洪範政鑒卷第二之上

洪範政鑑卷第二之下

水行下

鼓妖

京房曰令不脩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各有音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出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請擊之遂要崤阸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觭隻也音奇

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舊謂晉襄公文公本爲秦所納而得國是舊恩也自襄公至厲公凡五君與秦搆難也

漢哀帝建平二年四月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李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

已有異是爲中馬。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曰。鼓妖聽失之象。其後博元坐爲姦謀博自殺。元減死論

晉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是冬。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又以藥杵擊殺。是其應也。

晉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

未幾峻叛夷滅此聽不聦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遣人打落耳尾鐵釘四足尋而季龍死

晉安帝隆安中吳興長城夏架山石鼓鳴鼓長丈餘面逕三尺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後果有孫恩之擾

後魏太武太延四年十月北方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魚孽

京房曰、衆惡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又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又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爲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至上黨遷其黔首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沂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失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

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漢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

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為高貴公兵禍之應

晉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十年之閒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

梁武帝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瀆中及眞武湖魚皆驤首見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没案占魚陰類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

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睥睨衆輿之象也後
果有侯景之難
後齊武平七年相州鸛鵲泊魚盡飛去而水
涸占曰政急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河伯以
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
象明年國亡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
而鬭占猶臣下興起小人從而鬬之明年宣
帝晏駕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裾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觀之不復見但有陂水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煬帝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郎郭至女垣之下有穴中得鯉魚長七尺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郡兵拒之復爲所敗男女死者萬餘

蛙黽附

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鬭是歲發將十萬征南越開九郡九郡即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也

唐肅宗乾元中李揆未相前一月有大蝦蟆如牀見寢室中俄失所在占者爲蟆天使也

豕禍

京房曰衆心不安君政厥祆豕入宮室又曰豕生人頭者邑亡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

龔遂曰山野之獸來

入宮室宮室將空

齊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先是齊襄通於妹使公子彭生殺魯桓文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攻襄於田所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豕

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鼂於廷鼂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辜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時奉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後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

晉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

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
專利之謀將自傾覆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
侯俄爲元帝所敗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
又所任邪也其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豭豕産兩子
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曰豕生
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令豭豕而産異之甚者
孝武太元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産子一頭二

身八足時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紊國綱至於大壞

魏宣武正始四年京師豕生子二頭四耳二身八足

延昌四年徐州陽平戍豕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此靈后臨朝幼主傾覆之兆

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陁法於人場圃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

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道而被囚廢之象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又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將曉主人覔豕不得意是宿客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救得全後數年而文帝晏駕歲

𧖧之應

唐德宗正元四年二月京師人家豕生子兩首四足京房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上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

黑眚祥

晉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此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踰年帝降于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踰月帝晏駕

梁廢帝承聖三年六月黑氣如龍見殿内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令見於殿内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為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文帝太建五年六月西北黑雲屬地散如猪者十餘占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吕梁擒吳明徹此近黑祥也

火沴水

周靈王時穀洛水鬬將毀王宮劉向以爲近
火沴水也王將擁之有司諫曰長民者不墮
山不防川今執政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
使至于爭明王而飭之毋乃不可乎王卒擁
之以傳推之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
之象蓋卿大夫將分爭以危王室是時世卿
專權儋栝將有簒殺之謀（儋栝儋季之子簡王之孫也）如
靈王覺寤修政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
諫謀簡慢大異塞埤擁下以逆水埶後數年

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豢霜靈王𣅳篤。景王立。
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王室大亂。京房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鬬。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
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
相坐之法。罔密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
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悖。天戒若曰。勿為
刻急。將致敗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
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

曰君湎于酒惑于色賢人潛國家急厥異流水赤

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案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罰也京房曰君惑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執政張邕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靈寶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己瑞俄而靈寶敗

洪範政鑒卷第二之下